

搅水女人

〔法〕巴尔扎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搅水女人

〔法〕巴尔扎克 著

刘益庾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Honoré de Balzac

La Rabouilleuse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La Comédie humaine,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搅水女人/(法)巴尔扎克著;刘益庚译.-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2003.3

ISBN 7-02-003356-3

I. 搅… II. ①巴…②刘… III. 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719 号

责任编辑:艾珉 装帧设计:何婷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周小滨

搅水女人

Jiao Shui Nü Ren

[法] 巴尔扎克 著

刘益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3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3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356-3/I·2567

定价 14.00 元



se Barbac

前 言

遗产问题,原是市民社会的重要话题,也是酿成许许多多家庭悲剧的一大根由。这样的社会课题,自然逃不过《人间喜剧》作者的注意。早在一八三二年,巴尔扎克就开始构思一部有关遗产问题的小说,最初拟以《遗产》为书名,后一度易名为《布瓦鲁日的继承人》,到一八四〇年迁居至巴黎近郊帕西镇下街(即今巴尔扎克纪念馆所在地)后,便衍生出两部描写遗产争夺的长篇小说,一是《于絮尔·弥罗埃》,另一部便是《搅水女人》。前者描述穷凶极恶的亲属为吞没全部遗产,几乎将死者心爱的养女迫害至死;后者描写财产拥有者的亲属和财产觊觎者之间的殊死争斗。

确定主题以后,作者便将它植入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中。他为《搅水女人》选定的地点是他曾用心观察研究过的伊苏屯镇。王政复辟时期,当地有一帮领半饷的退伍军人和小痞子,号称“逍遥骑士”,他们闲极无聊,专门滋事捣乱,骚扰百姓。为了引起读者兴趣,作者给这群游手好闲的无赖配备了一名强有力的首领,这就是遗产争夺战的一方——搅水女人的情夫玛克斯·吉莱。搅水女人弗洛尔以肉欲牢牢控制着有钱的脓包鲁杰,玛克斯则以爱情控制着搅水女人,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吞没鲁杰的全部家产。偏偏鲁杰还有个亲妹妹和两个亲外甥在巴黎,亲属的来访自然威胁到玛克斯和弗洛尔的利益。好在鲁杰的妹妹阿伽特和当画家的外甥约瑟夫都是温良敦厚、心地单纯

之人,很快就落入玛克斯布下的圈套,被赶回巴黎。但玛克斯和弗洛尔万万没想到,画家约瑟夫的哥哥菲利浦·勃里杜是个极有心计的恶棍,玛克斯遇上菲利浦,可说是“棋逢对手”;两人都是拿破仑旧部中身手不凡的军官,领兵打仗的能手。两个恶魔将作战的勇敢和智谋用来争夺遗产,这场较量不用说要多热闹有多热闹。再加上巴尔扎克那些栩栩如生、个性迥异的人物群像,小说的色彩就更丰富了。因此这部小说一问世,就获得了连作者本人都不曾预料到的成功。

《搅水女人》最初在《新闻报》上连载时,曾划分为三章二十五节,第一部分以《两兄弟》为题,于一八四一年二至三月发表,主要描写勃里杜兄弟的出身和生活环境,勾画这一善一恶两兄弟不同的人生道路。第二、第三部分分别以《一个外省单身汉的生活》及《遗产归谁》为题,于一八四二年十至十一月发表,故事背景转移到外省的伊苏屯,描写搅水女人和逍遥骑士首领玛克斯对鲁杰的包围、控制,以及菲利浦和玛克斯之间展开的一场恶斗。一八四二年十二月由苏弗兰书屋出版单行本时,保留了连载时的章节,篇名定为《两兄弟》,至一八四三年四月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时,取消了章节,改名为《一个外省单身汉的生活》,列为“外省生活场景”中“独身者故事”系列的第三篇。不久,巴尔扎克又在该版样书上更名为《搅水女人》。然而不拘采用哪个篇名,都不足以概括这部小说的主题,与最初的立意相比,小说的题材范围显然大大扩充了。争夺遗产的故事固然是全书情节的核心,但其间穿插了对家庭教育的分析、对拿破仑旧部——一批领半薪的退伍军人——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描绘,尤其是菲利浦·勃里杜的形象塑造,十分耐人寻味。

和《人间喜剧》的其他作品一样,激情始终是全书的灵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之所钟:约瑟夫热爱绘画,台戈安婆婆热中三

连号,奥勋老爹吝啬成性,鲁杰迷恋搅水女人,阿伽特偏爱菲利浦,菲利浦沉溺于酒色财气、高官显爵……不同的是,有的激情推动人们进军科学、艺术,完成不朽的业绩,如约瑟夫等小团体的成员;有的人虽有嗜好仍不失为正直善良,如台戈安婆婆、奥勋老爹;而非利浦这样的恶棍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却不惜为非作歹,乃至害人性命。他挪用公款,偷盗母亲、弟弟和台戈安婆婆,断送了老婆婆的性命;他在决斗中杀死玛克斯以后,又用卑鄙的手段引诱舅舅死于淫乐,迫使搅水女人染上不治之症;他一人独霸舅舅的遗产,根本无视母亲和弟弟的权利,为了抹掉自己的平民出身,他恨不得尽快把母亲和所有姓勃里杜的人送进坟墓……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家伙是在什么样的土壤中孳生和孕育起来的?善良厚道的阿伽特怎会有这等刁顽狠毒的儿子?作者在小说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首先是父亲的早逝和母亲的教育无方。阿伽特是公认的贤妻良母,纯洁、朴素、安分,为人宽厚随和到极点,只是除了教会给女人的一点知识外,没有受过别的教育,因而她的善良必然与缺乏见识相伴相随。在作者看来,正是她的偏心和溺爱种下了家庭的祸根。她丝毫不理解她那其貌不扬但志趣高尚的画家儿子;倒偏爱相貌堂堂却品行恶劣的长子,对他的恶习一味姑息迁就,发现了他的盗窃行为还竭力为之掩饰。尽管她最终还得靠她以为不会有出息的画家儿子照顾她晚年的生活,而从大儿子那儿得到的回报仅仅是盼她早死。

另一方面,战争年代使某些年轻人把好勇斗狠当成好男儿的标志,年纪轻轻便在战场上立功,退伍以后却别无所长。指望靠征战猎取地位和财富的梦想破灭了,他们一时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加上在“海外居留地”上当受骗,更加牢骚满腹,认为整个社会都亏待了他们,于是酗酒赌博,动不动寻衅闹事。菲

利浦是这批混世魔王的典型,玛克斯则是他的副本。这种人在战争中可能会崭露头角,成为天之骄子;在和平生活中却可能成为痞子、恶棍。战争强化了他们不择手段以夺取胜利的本能,将生死线上的拼搏精神与作战的智谋用来作恶,一般人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从某种意义上说,菲利浦·勃里杜和玛克斯式的人物也是战争的一种后遗症,几乎每经历一次战乱就会产生一批类似的煞神。由于机遇不同,他们有的堕落潦倒,有的平步青云。菲利浦先是沉到了水底,接着又蹿上浪峰。遗产的得手改变了他的命运,转眼之间,他从一个人渣摇身变为财大气粗的阔爷,结交权贵,车马煊赫,还弄到了伯爵的封号。与此同时,清贫地生活在四层阁楼上的母亲被他的无情无义活活气死;被他充分利用然后弃若敝屣的搅水女人正贫病交加,在一个肮脏的阁楼上奄奄一息。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时时以高尚正派的弟弟和恶魔哥哥作对比。表面看来,作者似乎想要证明,在这人吃人的社会,忠厚老实人往往一筹莫展,阴险狠毒、不择手段者倒能飞黄腾达。并不贪财的约瑟夫在伊苏屯被视为恶人,几乎给当成杀人犯;真正去夺遗产的菲利浦倒表演得像个正人君子,让伊苏屯人看做英雄。约瑟夫尽管既勤奋又有才华,却常常生活拮据;为非作歹的菲利浦倒春风得意,享尽荣华富贵。不过,作者笔锋一转,点出强中还有强中手,今日的胜利者可能明日就沦为他人的手下败将。菲利浦和玛克斯、弗洛尔之间的较量,菲利浦的确表现得高人一筹,叫外省人看了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在巴黎,自有比他更阴险、更有手段的大鱼来算计他的几百万财产,恶人毕竟没能得到什么好下场。也许这又应了巴尔扎克那句老话:“上帝总是假手恶人来惩罚恶人的。”相反,约瑟夫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终

于成为卓有成就的大画家。作者在此再次颂扬了《幻灭》中所倡导的洁身自爱、不受虚名浮利引诱的自我奋斗道路,这也就是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所能设想的惟一清白可靠的生活道路了。

艾 珉

2000年8月

**献给法兰西学院院士、兵工厂
图书馆^① 馆长夏尔·诺迪埃^② 先生**

亲爱的诺迪埃,这是一部涉及家庭纠纷的著作,其中的许多行为因其不为人知而摆脱了法律的约束。然而,常被人们称之为“偶然”的上帝意旨替代了人间的裁判,而故事的寓意又是出自一个玩世不恭者之口,倒也不无教育意义和振聋发聩之功效。在我看来,无论哪个家庭,还是身为人母者,都可以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要等我辈都发觉削弱父权的后果时,也许为时已晚。父权历来就是惟一的人类法庭,只有在父亲去世时,这种权威才告终止。它专司审理家庭内部的犯罪行为,情况严重时足以随时随地执行它的判决。至于做母亲的,无论她多么温良贤淑,都无法取代父亲的这种职能,正如天下女子不能取代在位的君王。倘若真有这种例外出现,那么应运而生的必然是个妖魔。也许迄今为止,我未能像在这部拙作中那样,花费足够的笔墨向人们清楚地指出:牢不可破的婚姻对于欧洲社会是何等的必不可少,女性的弱点又会招来多少灾星,而个人利益一旦失去制约,又将产生多少危害。让纯粹建立在金钱势力之

① 兵工厂图书馆(又译阿斯纳勒图书馆),现在的巴黎图书馆,规模仅次于国立图书馆,早年为兵工厂大厦,藏有炮兵方面的资料,故得名。

② 夏尔·诺迪埃(1780—1844),法国作家,一八二三年领导过第一届浪漫主义文社,巴黎图书馆曾是该社的活动中心。

上的社会发抖吧！它将发现，司法对于那种为求成功而不择手段的邪门歪道已经无能为力。但愿它及早求助于天主教，用宗教感情和有别于一切世俗学府实施的教育，去净化芸芸众生的心灵。我将在《军旅生活场景》中描绘许多优秀人物，他们伟大、高贵的忠诚品格光华四射；因而我可以在此斗胆指出：某些人对于战争的渴求导致多么严重的堕落。他们的私生活像在战场上一样肆无忌惮。您对我们的时代具有通观全局的洞察力；您那些文采飞扬的篇章时时流露出苦涩的思考，且常常包含着人生的哲理。您对四种不同的政治体制^① 在国人的思想上产生的恶果比谁都看得透彻。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定将这段历史置于一个更大的权威庇护之下。也许您的大名能使拙作免受各种非难，因为这种非难往往在所难免。当外科医生从火辣辣的伤口上揭去敷料时，您能碰上不喊疼痛的病人吗？能将这一《场景》奉献给您，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如能博得您的好感，更是我的骄傲。

衷心敬佩您的

德·巴尔扎克

^① 指君主专制，大革命，拿破仑帝国，王政复辟。

一七九二年,为伊苏屯的市民治病的,有个姓鲁杰的医生。当地人都认为他城府很深,极有心计。据某些冒失鬼说,鲁杰待老婆很坏,虽说她是当地最最标致的女人,但很可能有点傻。尽管朋友们多方刺探,不相干的人议论纷纷,忌妒者说尽坏话,这个家庭的内幕还是很少被人了解。人们提起鲁杰医生,常常引用一句老话:这种人不是好惹的。所以,鲁杰活着的时候,人们不再议论他的事,见了面也客客气气。他老婆原是台戈安家的闺女,做姑娘时就有点弱不禁风,有人说医生正是冲着这一点才娶她的。她生了一个儿子;说来也巧,事隔十年,她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阿伽特。据说,这个迟迟来到人世的女孩降生时,就连那个身为医生的丈夫也深感意外。以上这些小事真是太简单,太平常了,本来是不会让史家用作一则故事的开场白的。不过,这些事情要是不略加交待,像鲁杰医生这种德行的人就会被看成没心没肺、毫无人性的父亲;其实,他只是受着坏脾气的支配。对于这种坏脾气,许多人还用一句不中听的老话为之开脱:男子汉大丈夫就得有点脾气!这一男性的格言可害苦了不少女性。医生的丈人家,台戈安老俩口做的是贝里地区的金羊毛^①买卖。他们作为业主和商贩之间的代理人,为他们买进卖出,两

① 贝里是法国中部一个古行省,生产优质羊毛,能赚大钱;“金羊毛”一说取自希腊神话故事,说明贝里的羊毛非常珍贵。

面拿佣金。靠着这一行当，他们的钱越攒越多，人也变得越来越吝啬：这也是许多人的处世之道。台戈安的儿子，也就是鲁杰太太的兄弟，不喜欢伊苏屯，独自一人去了巴黎，寻求生财之道，在圣奥诺雷街成了一家杂货店的老板。这就种下一条祸根，但别人又有什么办法呢？杂货店老板对于杂货业的热衷程度，正好和艺术家讨厌这个行当的程度不相上下。我们对于形成择业志趣的社会因素，研究得还很不够。我们不像埃及人，儿子必须继承父业；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人开文具店而不是开面包房呢，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至于台戈安，他的择业志趣还受着爱情的驱使。东家老板娘长得非常漂亮，他对她一往情深，一边望着她一边胡思乱想，暗自打定主意：“我也要当杂货店老板！”凭着一股韧劲和父母寄来的一小笔钱，他终于和老东家毕西沃的遗孀结了婚。一七九二年，台戈安家被认为买卖做得非常出色。那时，老俩口还在世，他们歇掉了羊毛生意，投资到政府没收的产业——另一种金羊毛！^① 他们的女婿鲁杰医生料定自己的老婆不久人世，反把女儿送到巴黎的小舅子家，名义上让她到京城长点见识，暗地里另有计谋。杂货店的台戈安太太比丈夫年长十二岁，身体却非常壮实，只是胖得像收完葡萄后的斑鸠。狡猾的鲁杰医生在医学方面毕竟见多识广，预见到台戈安夫妇和童话故事描写的相反，尽管恩恩爱爱，却不会有一男半女。所以，那两口子很可能将阿伽特视为己出。这位鲁杰存心不给女儿遗产，能将她打发到外地，正是了却一桩心愿，自不免心中窃喜。那姑娘的长相既不像父亲，也不像她母亲，却是伊苏屯头号

① 一七八九大革命后，流亡贵族和教会的产业由政府没收和拍卖，因其价格低廉，成为另一条赚钱的途径。

小美人。她的出生已经使鲁杰医生和他的知交卢斯托先生反目成仇。后者本是总督府派驻本地的专员，不久前离开了伊苏屯。像伊苏屯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他们竟举家迁移，这种举动实在有违常理，本地人自然要追根究底了。有些尖嘴滑舌的人说，鲁杰先生是个有仇必报的人，他曾经大声嚷嚷：卢斯托总有一天会死在他手上。此话出自一位医生之口，其威力真不亚于一枚炮弹。因而国民议会一旦撤消总督府专员的编制，卢斯托便立即离开伊苏屯，从此再没有回来。这户人家搬走后，鲁杰太太整日价在奥勋太太家消磨时光。奥勋太太是前专员卢斯托的胞姐，也是阿伽特的干娘，更是鲁杰太太倾诉委屈的惟一对象。正因为如此，伊苏屯人才能从好心的奥勋太太嘴里，了解到一星半点有关漂亮的鲁杰太太的情况，而且还是在医生死后获知的。

鲁杰太太听丈夫说要把阿伽特送到巴黎去，第一句话便是：“我再也见不着女儿了！”

可敬的奥勋太太当时就说：“这事被她不幸而言中了。”

可怜的母亲很快就变得面如黄蜡。据说鲁杰早就在用文火慢慢的炙烤她；而她当时的健康状况已经说明，那些传说似乎并非虚妄。儿子冉－雅克绝对是个窝囊废，一举一动使饱受冤屈的母亲更加伤心。那家伙无论哪方面都愚蠢透顶，对母亲也缺乏应有的关心和尊重，可他老子丝毫不加管束，甚至还有意纵容。冉－雅克·鲁杰很像他父亲，尤其像他恶劣的一面；而医生本人，无论是品行还是体貌都已经谈不上体面了。

可爱的姑娘阿伽特·鲁杰来到台戈安舅舅身边时，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她来巴黎不到一周，或者应当说不到一句（那时已

宣布共和)^①，凭着罗伯斯比尔^②给富基埃-丹维尔^③的一道命令，杂货店老板竟被投入监狱。台戈安这人不够谨慎，居然认为当年那场饥荒纯属虚构；更糊涂的是，他在接待男女顾客时，竟将自己的看法说给一些人听（他以为真有什么言论自由）。那时，罗伯斯比尔住在木匠杜勃莱家。他老婆替伟大的公民收拾屋子。也是台戈安活该倒霉，这位女公民^④偏偏也是贝里佬杂货店的主顾。那女人是雅各宾俱乐部^⑤的信徒，常常织着毛线参加那里的活动。她对台戈安两口子的言行举止本来就看不顺眼，还觉得台戈安太太的姿色颇有贵族意味。她认为杂货商的观点是对马克西米利安一世^⑥的侮辱，于是把对方的话学给温和善良的东家听，同时加油添醋，使那些话变得十分恶毒。杂货店老板是以当时十分流行的罪名囤积居奇遭逮捕的。他一进监狱，妻子便四下奔走，竭力营救。可是，那女人做得非常笨拙，以至于旁观者听了她向掌权者的说词，还以为她存心要断送她的丈夫。台戈安太太认识一位姓勃里杜的科长，是内政部长洛朗的一个秘书，也是以后几任部长的得力助手。她请求勃里杜帮她营救杂货店老板。这位科长本人是个清官，决不向掌握台戈安生杀大权的人行贿；世上也真有这种令人肃然起敬、有道德的

① 新政权的一项法令：以一句代替一周。

② 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比尔(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雅各宾派执政期间，对反革命和其他派系实行专政，被称为恐怖时代。后罗伯斯比尔在一七九四年的“热月政变”中被反对派推翻并处死。

③ 富基埃-丹维尔(1746—1795)，罗伯斯比尔执政期间革命法庭的公诉人，以无情镇压反革命著称。

④ 大革命时期废除先生、太太的称呼，改称公民、女公民。

⑤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最大的政治组织，因设立在巴黎雅各宾修道院，故得名，雅各宾专政时期为革命政府的支柱。

⑥ 指罗伯斯比尔。

受骗者。他只希望那些人查明真相！在那个时代，要他们查明真相，简直是恳请他们允许波旁王室复辟。那位吉伦特派^①的部长恰恰又是反对罗伯斯比尔的。部长对他说：“你干吗要蹚这摊浑水？”

老实的科长到处说情，听到的总是那句冷酷无情的话：“你干吗要蹚这摊浑水？”勃里杜只好劝台戈安太太安静下来，别再到处嚷嚷。可是，她不仅没去设法巴结罗伯斯比尔的老妈子，反而风风火火地把告密者痛骂了一顿。她还去求助于国民公会的一位议员，可是这位议员正担心自身难保。他嘴上说：“我会跟罗伯斯比尔说的。”漂亮的老板娘以为有他这句话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她怎会知道，那位保护人整天噤若寒蝉。她要是给杜勃莱女公民烧烧香，送上几块糖面包、几瓶上好的烧酒，台戈安本来是可以得救的。这个小插曲可以说明一点：闹革命那年头，为保住性命而求助于好人，跟请托坏蛋实际上同样危险；凡事只能靠自己。说到台戈安的死，他总算在归天时风光了一次，因为他上断头台有安德烈·德·谢尼耶^②和他做伴。在这件事情上，杂货和诗歌无疑是在人身上破天荒第一遭拥抱在一起了，虽说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这两者总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联系^③。当时台戈安的死比起安德烈·德·谢尼耶的死更加震撼人心。直到三十年以后人们才看出，死掉一个谢尼耶，法兰西的损失远比死掉一个台戈安大得多。不过，罗伯斯比尔这一措施也有一点

①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雅各宾派的对面。

② 安德烈·德·谢尼耶(1762—1794)，法国诗人，因对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恐怖政策有异议，被送上断头台。

③ 法国的杂货店出售日用杂货和普通食品，层次不高。文艺界也有一些小诗被贬称为“杂货”。这句俏皮话并不说明两者有什么真正的联系。

好处：到一八三〇年为止，吓破了胆的杂货商再也不敢过问政治了。台戈安的铺子离罗伯斯比尔的住所仅百步之遥，接手这个铺面的人营业状况不佳；后来，这铺子由著名的花粉商赛查·皮罗托^①盘进。谁也没想到，断头台的晦气仿佛会传染似的，苏丹后妃双效香膏和润肤水^②的发明人也在这里破了产。要解开这个秘密恐怕只能求助于占卜、星相之类的玄学了。

内政部长看望过几次倒霉的台戈安老婆，阿伽特·鲁杰那种恬静、淡漠和毫不造作的美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寡妇的悲痛自不待言，已经无心经营第二个亡夫留下的买卖。科长前去安慰她，结果不出一句便将可爱的姑娘娶到了手。姑娘的父亲不请自到，在女儿出嫁前便来到巴黎。鲁杰医生眼看事态的发展已超过他预期的目标，当然喜出望外，因为他妻子成了台戈安家惟一的继承人。他急急忙忙赶到巴黎，与其说是来参加女儿的婚礼，不如说是要按他的意愿签订婚约。勃里杜公民只有一片痴情，目的不在金钱，所以听凭居心叵测的医生一手摆布。关于医生如何利用女婿的轻率，后文自有详细的交待。鲁杰医生的岳父母两年里相继去世，鲁杰太太——更确切地说，是鲁杰医生——继承了台戈安家的遗产，包括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医生太太也敌不过丈夫，于一七九九年年初命归黄泉。这么一来，医生既有葡萄园，又买进几座农庄，弄到了几家铁铺，还兼做羊毛生意！那宝贝儿子什么也不懂；他老子倒是为他安排好现成财主的前程，让他呆头呆脑地在金钱堆里滚大，因为他深信，只要让孩子顺其自然地活到老死，也不会比最最博学的人差到哪里

① 赛查·皮罗托，巴尔扎克笔下的另一个人物。此人出身低微，靠勤奋成为著名的花粉商，当上巴黎某区的副区长，在跻身上流社会时破产，身败名裂。见《赛查·皮罗托盛衰记》。

② 赛查·皮罗托赖以发迹的两种化妆品。